

藝術如何改變世界——淺談戰鬥文藝的功能

黃郁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講師

摘 要

「文化創意產業」、「軟實力」幾乎已成為時代發展的趨勢之一，政府、民間也同時在各個面向「買賣創意」。

「藝術」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確也有謀財的能力，不過，許多藝術家不把賺錢當成創作動機，他們的動機是「改變世界」。藝術可以改變世界嗎？藝術家們提出他們對社會看法，甚至身體力行試圖影響這個世界。

「戰鬥文藝」是藝術的一種，不以營利為目的，它立足宣傳與不宣傳之間，具藝術性和凝聚人心的功能，無論戰時、平時都有特定的角色扮演。本文引用民眾提出戰鬥文藝「未遵守行政中立」、「專業素養不足」等批評，提出戰鬥文藝精進的可能性。

關鍵詞：戰鬥文藝

壹、前言

「文化創意產業」、「軟實力」¹可說是全世界近年來的寵兒，雖說曾有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樣的名劇作家出任捷克總統²，文化侵略的事實也一直存在，不過在資訊發達的今日，「軟實力」的潛在影響很難不比以往更受到重視。2009年2月21日總統府提出「強打6大新興產業救經濟」³政策；行政院指出：「（1）在半導體、面板、以及資通訊產業後，臺灣就無具規模的新興產業；（2）我國（科技）產業為外銷導向，加上產業過度集中，缺乏多元發展，易受國際景氣影響；（3）全球金融風暴造成科技產業出口萎縮，電資光通產業人力有閒置情形；（4）推動6大新興產業發展，創造下一波產業契機。」⁴其中，文化創意產業「以華文市場為目標，加強創意產業集聚效應、擴展國內外消費市場、法規鬆綁、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重點人才培育等環境整備策略，推動電視、電影、流行音樂、數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等6大旗艦產業」⁵，計畫投入212.85億元。

同年8月遠見雜誌刊載〈臺灣第一份文創調查報告——文創航向新藍海〉專題，文中指出：文創產業繼「資訊產業」被視為臺灣第4波經濟動力⁶。實際上，政府帶頭拚文創，已是全球趨勢：

1994年，澳洲公布200年來第一份全國性的文化政策，目標正是邁向創

¹ 軟實力(Soft Power)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 (Joseph Nye)，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概念，主要是與政治、軍事實力等硬實力相對，強調是國際關係已進入多極化，依靠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的硬實力逞強坐大已不合時宜，應靠文化和科學等領域的軟實力展現影響力。……軟實力是一種文化和價值觀，是通過自身吸引力而不是威懾力來達到目的的能力，軟實力靠的是吸引，而不是硬逼。陳永昌，《中央社新聞小百科》

（<http://news.sina.com/tw/cna/101-102-101-101/2008-11-11/21283417155.html>，2011年8月3日檢索）。

² 哈維爾於1993至2002年任捷克總統。

³ 臺灣自1980年代後，在政府策略性導引下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資訊、半導體、通訊及面板等產業，在全世界科技產業取得關鍵性地位，但是因為臺灣科技產業為外銷導向，易受國際景氣波動影響，以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爆發並擴大蔓延、歐美主要國家經濟衰退為例，即造成我國科技產業出口嚴重萎縮，企業裁員、實施無薪假造成大量失業等問題，顯示臺灣產業過度集中的風險，產業結構亟需進行調整。在臺灣既有兩兆雙星及資通訊產業的基礎上，並因應未來節能減碳、人口老化、創意經濟興起等世界趨勢，政府選定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化創意等六大產業，從多元化、品牌化、關鍵技術取得等面向，由政府帶頭投入更多資源，並輔導及吸引民間投資，以擴大產業規模、提升產值及提高附加價值，在維持我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同時，亦能兼顧國民的生活品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⁴ 〈行政院——6大新興產業〉（<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7106&CtNode=3000&mp=97>，2011年8月3日檢索）。

⁵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6大新興產業〉（<http://www.cepd.gov.tw/ml.aspx?sNo=0012445>，2011年8月3日檢索）。

⁶ 人類五千年前步入農業社會，當時社會變遷基礎動力為農業，相關生產要素為勞動和土地，各國或城邦界戰爭手段擴張領土，此階段經濟社會型態為Toffler(1980)所稱的第一波(the first wave)。至1840年瓦特發明蒸氣機引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生產要素為資本（機器設備），生產技術或觀念在於專業化的大量生產，將勞動視為機器設備般的生產過程的一部份，勞動被視為沒有「生命」或「價值」(value)的生產要素之一。直到1970年左右，稱之為第二波(the second wave)。1970年左右，人類發明「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引爆了「資訊革命」(information or computer revolution)，Toffler稱之為「第三波」(the third wave)，Kaku(1997)預計至2020年步入另一個新階段(第四波)，由量子 (quantum)、電腦(computer)和DNA生物科技共整合的時空未來：生物科技經濟社會型態。陳瑞貴、林志鴻，《未來學》（臺北：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5-6。

意國度 (Creative Nation)，發展文創產業；1997年，英國又接著宣布發展創意經濟。之後，從南韓、泰國、新加坡、紐西蘭、到加拿大等國，也都群起仿效。就連以世界工廠起家的中國大陸，發展文創也不落人後。(2009年)7月下旬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加強文創、影視製作、出版發行等產業，同時降低門檻，吸收外資進入。……「從農業、製造業到服務業，下個階段就是文創了」，元智大學講座教授許士軍分析，時代不同，產業型態也要跟著調整……。⁷

非經濟、非武力的軟權力開始登上舞臺的主要原因，可能如前所述美名為「產業」的經濟需求，或許電子傳媒的發展不容小覷，更或者這些形而上的「美」愈來愈受到重視。答案雖未立竿見影，本文自近年藝術創作出發，試圖分析軟實力對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等層面可能造成的影響，進一步以此為例，探索戰鬥文藝可以精進的空間。

貳、藝術可以改變世界嗎

2010年7月，「表演工作坊」導演賴聲川在「杭台文創動漫產業交流會」的發言中提出一個問題：杭州一年創作兩萬分鐘的動畫，在這驚人的產量中，有沒有5分鐘的內容可以改變世界？2011年TED大賞⁸得主法國佚名藝術家JR在獲獎時被要求許願望拯救世界，他的反應是：獨裁者統治世界，人口數以百萬增長，海裡沒有魚，北極在融化，整個世界亂了套！沒有人能拯救！對方換了口吻：「你的願望不是救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他一改激動語氣，轉為和緩：「哦，原來如此，好，沒問題。」他問觀眾：「科技、政治、商業可以改變世界，雖然並非總是有益，但的確在改變世界。那麼藝術呢？藝術可以改變世界嗎？」演講中，他介紹自己過去的作品：2007年聽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混亂衝突，他前去瞭解情況，到了當地，發現實際狀況和媒體報導有些出入，於是他拍攝了同職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像照片，製作成巨幅海報張貼在這兩個國家的街頭。有人認為他會遭到軍隊的射殺甚至綁架，因此勸他放棄。結果相反地，被攝者都願意自己的大頭照和敵對國的人同時放在牆的兩側「面對面」。他們發起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違法展覽，在張貼的過程中，起初巴勒斯坦的人質疑：「你要貼一張以色列人的照片在這裡？」「是的，這是計畫的一部分。」JR總是享受這片刻停頓後接著問：「你能辨識他們的國籍嗎？」然而大多數的人都答不出來。民眾有如策展人，他們可以任意破壞海報，但4年後大部分的照片都還留在牆上。

2008年，媒體報導里約熱內盧有3個學生因為沒有帶證件而被軍隊送到貧民窟五馬分屍，駭人聽聞的消息使他決定造訪這個沒有美術館的開發中國家。與當地居民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他拍攝其中一位受害學生祖母的人像製成巨幅海報，張貼在學生們被帶走的地點，所有的人全都明白這個行為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到了南非的摩拉維亞，他持續進行著計畫，有人好奇他們的動機於是直接地

⁷ 范榮靖，〈臺灣第一份文創調查報告——文創航向新藍海〉《遠見雜誌——中時電子報》第278期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1473&page=1>，2011年8月3日檢索)。

⁸ TED是technology (技術)、entertainment (娛樂)、design (設計)的縮寫，是美國的非營利機構，召集科學、教育、文化、商業、藝術等領域傑出人物，分享他們的想法和探索，希望可以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並反思自己的行為，每年TED大獎得主可以在TED會議公開闡述其願望。

趨前探視，從充滿著疑問到慢慢地開始彼此討論，有一位瞭解計畫的民眾向其他人如此解釋：「你在這裡好幾個小時，跟同伴一起試圖分析，腦中完全不會去想明天要吃什麼，這就是藝術」。JR認為是人性的本質促使他們參與這項計畫，進一步演變成渴望、需求，甚至因藝術的內容表達真切而於內心哀悼。到了肯亞的基貝拉，這次他把照片做成可以蓋在屋頂上的塑膠布，用藝術來替貧民窟的人們遮蔽風雨。他們還到了印度、蘇丹、敘利亞、賴比瑞亞、巴黎、倫敦、紐約、瑞士、義大利，順應著民眾的要求，讓這些故事跟著他旅行。

爾後，他們開始選用其他人拍攝的照片，放大後的作品張貼在各個地點，公佈了不同的宣言。此活動已然延伸為公共藝術計畫，他用這些圖像做了更多事、表達了更廣泛面向的想法。在演講的最後他許下心願：「我希望各位為自己關心的議題挺身而出，藉由參與這項全球的藝術計畫，一起把世界顛覆」。他證明了一些大多數人因缺乏行動力而只靠著想像就認為不可能的事在執行上卻是輕而易舉：用人的臉孔呈現了世界真實的面貌。⁹

參、藝術可以改變臺灣嗎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編導王嘉明¹⁰在「建國百年中山堂系列活動」重新搬演了《麥可傑克森》¹¹。劇中提到建國常做一些讓人猜不著年紀的事，有時像60歲的老人，有時又像年輕小伙子，然而實際上建國已經一百歲了。10年前賴聲川獲頒第5屆國家文藝獎時，在臺上發表了以下談話：

如果整個社會比喻成一條河流，在我的看法中，一個理想政府的工作在上游，當上游流下去的是清澈的，下游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現在的社會恰恰相反，政治全部服務的是下游的問題，忙得不可開交，也處理不好，因為下游已經一塌糊塗了。

那上游的問題誰來管？很荒謬的，在這個時代裡，這個問題好像留給藝術家。

但是，為什麼是我們？我們擔當得起嗎？我們能不能不要這個責任？

如果上游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交給藝術家來處理，要不然這是一個非常高等的社會，要不然已經亂得不成體統了。¹²

上述兩位導演均曾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好戲，觀賞他們作品的經驗中，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特色，觀眾常是哭著笑，笑著哭，隨著劇中人物一起呼吸；除此之外，透過演出後的評論和觀眾在網路上的迴響可以得知，這些笑聲和淚水往往還夾帶著思考。

藝術何以能夠勾起人的情感，甚至引發思考？因為藝術和人生有著一種綿密的拉扯，朱光潛說：「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離開藝

⁹ JR, 〈JR's Wish〉《TED Prize》(<http://www.tedprize.org/>, 2011年8月3日檢索)。

¹⁰ 莎妹團長，編導作品20餘齣，曾於第1、3、6、7、8屆台新藝術獎獲獎。

¹¹ 全劇以大量的臺灣新聞事件與麥可歌曲交互穿插，討論的核心是關於80年代的臺灣人，麥可在某部分強烈地象徵「美國」這個元素在歷史中的影響。他的勁歌熱曲猶如一個媒介，烘托了臺灣人的複雜政治情境與個人記憶的糾葛。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編著，《麥可傑克森（節目單）》（臺北：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發行，2011年），頁1。

¹² 陶慶梅、侯淑儀，《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臺北：時報文化，2003年），頁265。

術也便無所謂人生，因為凡是創造和欣賞都是藝術的活動」，¹³藝術和真實人生雖然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差異，兩者間也同時產生了相互投射的作用，人生充滿了藝術，而藝術也反映了人生。《麥可傑克森》的創作動機之一是對80年代臺灣文化政治現象的歷史分析：

我們反過去看80年代，大家有美好的嚮往，但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生存的處境，當我們認同本土文化，是從自身的經驗去認同的嗎？自身經驗有太多歧異，基底在哪？別人可以有很明確的國家認同，但我們沒有。有時當我們在說臺灣的文化認同時，很多人是在拿旗子，那是一種扮演，更是簡化，反而無法正視其中的複雜性。¹⁴

何以劇中批判建國不成熟行為會獲得觀眾的滿堂喝采，何以賴聲川10年前的得獎感言聽來仍令人感動，何以表述20、30年前臺灣的話語至今仍然適用？「像《摘星》、《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暗戀桃花源》¹⁵等，探討的議題涉及在當時非常敏感的問題：社會福利的失敗、傳統價值的消逝、兩岸開放的猶豫，最根本的，它涉及關於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的問題。類似這樣的探討，一直留在劇場笑聲後的思索中，也一直伴隨或者參與到臺灣社會的劇烈變化之中。」¹⁶賴聲川批判這些問題後，透過獲獎的發言回應這些問題。

我們忍不住還是要問：究竟為什麼這些問題由藝術家來談？在此，以建國多年好友的名義送他一份見面禮：「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在四處充斥著問題線索的今日，擁有百年經歷的他或許有足夠的智慧拆開這個禮物。

「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自2008年12月5日首演至今已逾4年，賴聲川起初認為這齣戲無法以舞臺劇的方式完整呈現，而今獲得熱烈迴響後已累計演出百餘場次，足跡踏遍新加坡、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深圳、東莞、杭州、成都、洛杉磯、舊金山，累積了為數眾多的觀眾。他與知名製作人王偉忠聯合編導，以笑淚交替和辛酸詼諧，帶領大家重溫這段是生命更是歷史，既快樂又動人的眷村故事，讓觀眾痛哭流涕，永誌難忘。¹⁷建國百年由戲曲導演李小平獲得第15屆國家文藝獎，從幾個方面進行評析，均可證明此乃實至名歸：首先從「眷村」和「戲曲」受到保存和重視的「巨幅落差」觀點來看，兩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所創作的《寶島一村》即使演出再精采、受肯定，眷村早已拆得所剩無幾，珍貴的記憶或許被保存了下來，但環境不再；反觀戲曲突破「中為西用」艱困處境後，不需以「空間」的姿態遷就變革，反而將「西為中用」的創新思維持續穩固奠基傳承，大獲全勝。試問：眷村能以《寶島一村》延續的精神被存封下來嗎？

接著，我們再次驚見「眷村」、「戲曲」這些傳統價值保存的工作，仍印證賴聲川10年前所言：由藝術家負責任。國內外觀眾看完《寶島一村》都能理解傳統價值存在的意涵及必要性，何以百歲的建國不能懂？一個較好的答案可能是：他忙於下游公務，沒有時間去上游看戲。

這齣戲對目前關於保護臺灣共同回憶的省思有相當的貢獻，也為海峽兩

¹³ 朱光潛，《談美》（臺北：晨星出版社，1995年），頁151。

¹⁴ 王嘉明（劉美好採訪整理），〈在他離開我們之後——專訪《麥可傑克森》導演王嘉明〉，《麥可傑克森（節目單）》（臺北：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2010年）。

¹⁵ 賴聲川1984、1985、1986年的舞臺劇作品。

¹⁶ 陶慶梅、侯淑儀，《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頁13。

¹⁷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對《寶島一村》於臺灣第3度加演的節目介紹。

岸緊張的關係所帶來的影響給予給與了一個人性的詮釋。¹⁸

在我的心目中，北京人藝演出老舍的「茶館」，是舞臺劇與時代記憶交融的不朽作品。看完「寶島一村」，我腦海中竟不斷出現茶館的意象，是那種歷史感、時代蒼涼感讓我覺得相似？或是臺灣這一代舞臺劇精英表演者的演出，讓我覺得更勝一籌？……一覺醒來，回想此劇，幕幕如歷，現在說了或許並不嫌早，「寶島一村」這齣戲是要留下歷史一筆的。¹⁹

如果有形的軍武競賽無法隨著國防預算的小額編列取勝，《寶島一村》是否算是以「軟實力」之姿打贏了一仗？藝術家們極力去維護了無形的傳統價值，那麼，有形的文化保存呢？印度家中的大吉嶺喜馬拉雅鐵路曾因貧窮，使得地理環境極為特殊的它存活仍充滿危機。他和阿里山森林鐵路一樣飽受豪雨沖刷導致路基淘空造成鐵路的毀損，同樣在災後也有許多路線需要改道修築、與大自然搏鬥。然而印度並沒有因此放棄，反而更竭盡所能地勤加維護，獲聯合國指定為世界遺產，終使鐵路得以永續經營。²⁰那麼，建國家中呢？

阿里山鐵路因缺乏觀光主題設計，直至今日僅保有運輸功能，不敵來勢洶洶的公路運輸的競爭壓力，而公務機關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保守作為，經營上早已顯露疲態，若不積極尋求改善之方，勢必被時間所淘汰……²¹

建國如果留不住空間，是否有能力留住時間？送給建國的百歲成年禮：「傳統價值的消逝」。建國或許沒辦法什麼都留住，但總也不能什麼都不留，他到底留下了些什麼給後代子孫？有經濟價值而無益於水土保持（危及環境及安全）的檳榔樹？

肆、政戰一甲子

轉眼間，政戰過了60歲生日。我們暫且先回顧建國的百年生日是怎麼過的。建國的人緣很好，很多人都主動幫他辦活動，像建國百年漫畫、美展、音樂會、偶像劇等。

唉！看看！這不是政戰能幹得好事嗎？果真，美麗的她畫得一手好漫畫，從漫畫版的國防報告書可見一般，「永恆的輝煌——國軍建軍史話漫畫版」自然難不倒她，以「國民革命」、「建軍北伐」、「抗日衡陽」、「復興基地」及「世紀勁旅」五大章節描述國軍建軍史，發揮美學創意，令人印象深刻；可是出奇地，卻受到了許多的批評：「媒體質疑刻意忽略前總統李登輝及陳水扁」、「出現二張馬英九

¹⁸ Sonia Kolesinkov-Jessop, 〈Preserving Taiwan's collective memory (保存臺灣集體記憶)〉，《國際先鋒論壇報（紐約時報國際版）》（http://pwshop.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26.html，2011年8月3日檢索）。

¹⁹ 陳浩，〈我見我思——一個時代的珍藏〉，《中國時報》

（http://pwshop.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7551.html，2011年8月3日檢索）。

²⁰ 洪致文，〈從世界遺產角度談阿里山鐵路的永續經營〉，《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3年3月3日）。

²¹ 張俊忠，〈阿里山森林鐵路永續營運之可行性研究〉，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總統指示救災與探視災民畫面，捧馬意味濃厚」、「國軍本來就很爛、很狗腿、又沒戰力」、「篇幅有限可以擇重點撰寫，歷史是屬於有先後順序以及同時發生的事件，略為提及不為過，跳過不寫就有竄改之虞」、「我覺得他頭腦很清楚丫，除非他不想升官」、「等政黨輪替後，再發行一本臺灣歷史400年的教科書，規定國小要教一學期...內容把兩蔣跟馬英九部分全部給他刪除消失...然後在編者前言說明...因成本有限，兩蔣跟馬英九部分給他忽略...這樣不就得了」、「國防部用全國納稅人的血汗錢籌畫《永恆的輝煌》國軍建軍史話漫畫，既然是人民出錢，書籍內容就應嚴守中立，並符合史實。但國防部這本漫畫內容.....，讓號稱『史話』的國家刊物，淪為純為國民黨宣傳的『謊話』」。²²

「60耳順」是要我們忽略這些批評開始「從心所欲」嗎？那耳順前題該有的判斷力呢？什麼是「擇善固執」？既然名為「建軍史」，主軸自然是「國軍」，對三軍統帥的著墨以「總統」之名統稱不但無損其身份，既不會模糊焦點，亦可免去爭議。什麼是戰鬥文藝？鄭正慶說：「要能宣傳，又不能宣傳；既是宣傳品，又不能是宣傳品。」簡單的幾句話道盡了戰鬥文藝的角色，也說盡了戰鬥文藝的特殊性與其難度，這道理可能不難懂，要牢記卻不容易。還好大家能透過國防部在是年11月於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舉辦的「世紀勁旅 光榮禮讚」建國百年美展，重溫戰鬥文藝的真諦，更從中領略世代的傳承。

國防部慶祝建國一百年「黃埔精神 榮耀傳承」音樂會於該年6月8、9日在國父紀念館完成演出，國防部音樂會甚少缺席的臺柱巫白玉璽、柴寶琳、示範樂隊、軍校生合唱團等，是呈現戰鬥文藝最激勵人心的靈魂人物。今年音樂會另邀請了戲曲名家魏海敏、《龍的傳人》民歌手李建復、象徵傳承的國小合唱團等，足見軍民齊力的可貴力量。

上個月認識了舞蹈界的新朋友，他問我：「你們學校不是以培養藝術家為目標的吧！」「嗯，不是。不只是。」借美軍的用法：「不只是軍服」——字面上說的是強調軍服所賦與的價值與意義；進一步深入解釋為：媒體戰、心理戰等時勢潮流，讓我們不能只是驍勇善戰的軍人。是的，名為政戰的我們的確不只是軍人，我們還必須是藝術家，我們要有軟實力，要像巫白玉璽那樣，能唱愛國歌曲，更能唱軍歌！他還有一口唱歌劇的好嗓子與個人魅力，能把自己的氣度和精神傳播到不同的領域，這正是身為軍人藝術家的最佳典範——不單單只限於此一專長領域範疇，而是如何將所學發揮到極致的廣度。

2011年7月份的表演藝術雜誌有一篇容易被忽略的文章，內容提到：

「舉凡強大的國家必然有強大的軍樂隊。」葉樹涵強調，軍樂隊是國家的門面，除了在校閱、典禮儀式中激勵士氣之外，應該也需要跟民眾接觸，甚至在全球各地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所以歐美國家對自己的軍樂隊都很禮遇與尊重，也因此美國的軍樂隊規模相當大，各分隊樂團駐紮在不同地區.....。²³

這段話由民間人士說出，似乎更顯說服力。臺灣的國力、軍力、軍人是否受禮遇與尊重等問題可能待另文討論，至於軍樂的發展是否符合軟實力的世界潮

²² 〈建軍漫畫漏李扁？軍：篇幅有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11042604795>, 2011年8月3日檢索)。

²³ 李秋玫，〈「管」不住的樂音 響亮尬場！〉，《PAR 表演藝術》第223期（2011年7月），頁65。

流，扮演足以影響國情舉足輕重的角色，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這篇文章中還有另一段更容易另人忽略的文字：

美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 Band）不但是首度訪臺的樂團，也是中美斷交之後首次正式來訪的官方樂隊。但若以臺灣軍樂隊的模式來想像這個樂團，可就大錯特錯了！該團不僅是一個專業樂團、有優良傳統、有自己軍樂學校專門培養人才，更具備登上卡內基音樂廳的水準。²⁴

承前文，筆者一時之間無法判斷作者想批評的是臺灣的軍樂還是國力，但有幾件事似乎是明確的：（1）從文章的用字遣詞看到全民國防教育並不成功的舉證，可以藉由這樣的事來反省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2）作者認為我們的軍（樂？）隊不是一個專業樂團、沒有優良傳統、沒有自己軍樂學校專門培養人才、不具備登上卡內基音樂廳的水準。而這些見解卻不完全是婦人之見，的確有我們值得檢討的部分，論及「專不專業」或許可以各自表述，不過「有沒有優良傳統」這個部分，筆者試著藉下文提出不同的思考面向：

鐃歌，是漢代的武樂，用於軍旅之中，以壯軍威、揚士氣的凱歌。鐃，形狀像鐸無舌，有柄可執，是一種銅製的打擊樂器，配合蕭、笳、笛、鼓，故稱鐃歌。鐃歌的名稱，起於東漢明帝時，後漢書禮儀志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令凱樂，軍大獻，令凱歌』者也。」...鐃歌的名稱，雖始見於東漢，但鐃歌之實，西漢武帝時已有。...陳本禮漢詩統箋云：「漢鐃歌不盡軍中樂，其詩有諷、有頌、有祭祀樂章，...似漢雜曲。」²⁵

可以說我們後人傳承的不好，但筆者以為，說沒有優良傳統好像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雖只是一個說法，但這樣的情境是由一個民間藝術家來批判戰鬥文藝，不免心有不甘，然後在生氣之餘又要趕緊思考，我們不夠的是什麼？我們能做的是什麼，要如何培養自己不讓別人看不起，要怎麼教導學生具備一個挺天立地的軍人藝術家姿態。

建國百年「偶像劇」才開拍就同時引起了話題，除了未依原先徵稿內容進行節目規劃外，劇名也跟著變了，服裝、道具的考究在第一時間受到質疑。什麼叫「偶像劇」？是臺灣影視的熱潮？什麼叫「勇士們」，承《麥可傑克森》所述，我們受美國文化侵略的確中毒很深。什麼是「勇」？「智、信、仁、『勇』、嚴」、「知恥近乎『勇』」，「有『勇』無謀」也是「勇」，我們的烈士們是勇士，但不只是勇士，這題名和「偶像劇」一樣，只不過是換了個對象趕熱潮嗎？臺灣是個跟得上潮流的國家，但「文化移植」總不能照單全收，必須要考量自身歷史文化的特質與傳承；再者，反而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做法卻沒有移植，例如：好萊塢有一個美軍文宣部的駐點單位，舉凡軍事片的拍攝，文宣單位及時提供歷史資料以及場景、服裝、道具考究的專業能力，此外，甚至協助調動支援拍攝所需的人力、

²⁴ 李秋玖，〈「管」不住的樂音 響亮尬場！〉，頁 65。

²⁵ 邱燮友，〈鐃歌〉，《中華百科全書（1983年典藏版）》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739&forepage=7>，2011年8月3日檢索）。

物力。完美配合演出後，他們只有一個簡要要求：絕對站在國家（軍隊）的立場發聲。

戲劇的力量有多大？和書籍、歌曲一樣，會被「禁」。往往會被禁的，是不容忽視的、有能力影響人心、能為時代留下一筆的！作家黃春明說得更直接：「會被禁的都是好東西！」更何況，影視的傳播速度有多快！情感一經挑起，不是說放就放得掉的！美軍做的，我們不一定要做，建國還沒有好萊塢，可是我們可以反問，戲劇「產業」已然逐漸成熟的臺灣，為什麼以前拍軍事題材多，現在反而少？《新兵日記》的高收視率有起一點全民國防的作用嗎？如果沒有，全數播畢的《勇士們》有嗎？如果有，著實令人與有榮焉！如果沒有，是國防部沒有堅持資方立場（我們和民眾的血汗錢），合約沒寫好，還是製作團隊不夠專業兼耍嘴皮，就能把國防部兜著？想必筆者做了過多的悲觀推論，不然，這項政戰送給建國的「外包」大禮，或可預見「精粹案」藝宣中心裁撤後的景況。

且看符合「軟實力」世界潮流的戰鬥文藝如此，國力？軍力？預算會變多嗎？武力懸殊會拉近嗎？媒體戰、心理戰不靠戰鬥文藝，全民國防做好了嗎？心理作戰在兵推已經發揮作用了嗎？打起仗來，民間藝術家全不跑支援建國嗎？國防部裁軍支持文創產業？國防部堅持立場把《勇士們》拍好是必然的，不然難道告訴學生：政戰做不好，所以只好花錢給別人做做看？我想，應該要能這樣告訴學生：他們做得很好，政戰一定要有能力做得比他們更好，這是我們身為一個軍人，一個藝術創作者，一個中華民國人民所應具備「保護摯愛」的基本能力。

恭賀政戰60大壽，展翅飛翔。去年政戰60大壽前夕，筆者正教授「部隊團康活動策劃」課程，教學內容包含：以「復興崗一甲子」和「花木蘭60週年回娘家」為題，撰寫活動和宣傳短片企劃。起初部分同學表示，對於主題沒有任何想法。似乎是不能對此感到意外，20歲的年齡要提早過60歲的生日，大概就是給爺爺奶奶拜壽吧！於是進而引導：不妨想想「如果你活得到60歲的話」會怎麼過你的生日？沒有人在這裡過了60年，但，其實校外的鄰居們可能有，他們每天聽到起床號、上下課鐘聲、熄燈號，60年了，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他們的情感都可能多過於來來去去的我們。想想覺得好笑，許多退伍的政戰因為愛大屯山和這塊土地，因此在附近住了下來，而還在軍中的政戰對復興崗的情感竟可能不敵鄰居？青春無敵，他們舉一反三，發揮了創意和想像力策劃了「作業」。你想怎麼過60歲的生日？舞龍舞獅？跳啦啦隊？號召總政戰局（為什麼不是總政戰局號召我們）、政戰總隊、心戰大隊、播音大隊、藝宣中心、軍聞社、青年日報社……，然後把政戰的看家本領、所有能量全都展現出來？方法不一，主要是能體現政戰精神。一個體制維持了60歲不容易，還有沒有另一個60歲也無法得知，在希望受到重視的同時，必需有所作為，如同JR所言，「今日，結果跟做事的方法一樣重要，而這一直是處事的重心」。²⁶

伍、戰鬥文藝可以做什麼

戰鬥文藝能不能推展全民國防？戰鬥文藝能不能改變人民對軍隊的看法？戰鬥文藝能不能以軟實力之姿打一仗？

就某方面而言，藝術可以改變世界，儘管就實際面，藝術不能改變世界，卻能改變世人的觀點，藝術可以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藝術可以創造

²⁶ JR, 〈JR's Wish〉, 《TED Prize》(<http://www.tedprize.org/>, 2011年8月3日檢索)。

出一個類比，藝術不能改變世界的事實，反而可以成為中立的空間，允許對話和討論發生，繼而改善世界，……我們的視野改變我們本身，……整體大於部分之總和。²⁷

文創產業可以努力，藝術是，戰鬥文藝更是，一定要搞清楚是別人不把我們看重還是自己把自己看輕。如果是別人不把我們看重，我們大可一走了之，不過，《懸崖下的小道》道出了筆者此刻的想法：

小道，是大地的筆記，也是旅者的藏寶圖。但是因為長期生活在以族群意識建構的社會價值中，紅塵中多數以向大道靠攏為人生目標。也許看得到路通往哪裡會比較安心，可能問得到坑洞在哪的過程會比較好走，maybe去前人到過的國度比較不錯，但這些普世的也許、可能和maybe都與我無緣。到目前為止，命運只願意讓我看到短期的生活。所以只好在小道一彎一拐的進行式中，體驗著花明柳暗的驚喜。不論是驚是喜，都學會了接受它。²⁸

2008年那把燒光雲門舞集八里練舞場的無情大火，讓我當時心情低落。那把大火對臺灣的傷害和帶給我的傷心，是真的既深且痛。李安、王建民到美國發展，他們很幸運地能夠找到讓世界級天分發揮的舞臺，他們得到應該得到的名聲與報酬，同時也為臺灣爭光；間接地，讓全臺灣也與有榮焉，也直接給很多有志氣的有能力的年輕人一個效法模仿的對象。但是，林懷民選擇了一條與李安、王建民完全不同的路，他並沒讓自己的天分在適合他的地方如紐約Off Broadway或Lincoln Center發光發熱，反而回他的家鄉「臺灣」，把他的天分與才能貢獻給不懂得欣賞他、也無法給他「公平」回報的臺灣，他做的無非就是希望撒一把文明發展的種子，在一個無法幫他的種子灌溉施肥的家鄉土地上，並希望這個家鄉能因為這把種子隨著時光歲月的流逝，長出一些稀疏的小樹苗。²⁹

不管有沒有舞臺，身為一個軍人，可以付出他的能力為國家效勞，盡一己之力；如果有一天，建國決定不再培育具有藝術家能力的政戰，大路小徑隨你選，樹苗可以長得很茁壯。如果是自己把自己看輕——沒有這個選項，沒有任何理由能使自己看輕自己！

²⁷ JR, 〈JR's Wish〉, 《TED Prize》(<http://www.tedprize.org/>, 2011年8月3日檢索)。

²⁸ 蔣友柏, 《懸崖下的小道》(臺北: 行人文化實驗室, 2010年), 頁6。

²⁹ 蔣友柏, 《懸崖下的小道》, 頁11。

Could Art change world ? the function of military art

Huang, Yu-Ting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s,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and Soft power” have almost become the world trends. Our government and civilian groups also sell and buy all kinds of crea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Art” exists in all kinds of types and owns the ability to make money as well. However, many artists’ goals are not making money but changing the world. Can Art change world? Artists provide their opinions to society and take actions to try to affect world.

“Military art” is a type of arts and doesn’t take benefit as its goal. It stands between disseminating and no disseminating and has the ability to gather people. It always has its own place no matter in wartime or peacetime. This essay says that people criticize military art which didn’t obey the policy of politics and lack of expertise and I am here to provide some ways to improve.

Key word : Military art